

序

人类对幸福的理解应乎各不相同。

幸福应该是随处可得的：妈妈买给女儿的第一件自选的衣裙.....孩子名列前茅的考试成绩...心仪女孩抛来的第一个妩媚的眼色...男人手里的鲜花和口中的赞美...丈夫交与太太保管的工资袋...孩子们带回家为长辈祝寿的...一点一滴琐碎的小小满足，都可以是那个她或者他的幸福源泉。那种幸福感，无论是小小的满足还是大大的虚荣，都能让我们感觉和流露。

幸福也可以是欲壑难填的——如果我们每个人所期待的，是前例种种的相加。

无论如何，幸福应是一个个片断。而人们常常做的加法，把我们对所有物质和情感的需求无限放大：比如金钱，房产，学业，地位；再如衣物，食品，玩乐，性爱等等——以至于忽视或取代了人类最最自然情感的反应和满足。

回顾人生，无论人们处在怎样的一个年龄阶段，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感情经历中，那些被自身或他人所要求和索取、被忽视或被放大的幸福……

我们究竟在找寻什么？

目录

第一篇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人子

- 新式公寓
- 老式里弄
- 花园洋房
- 入学第一天
- 建立友谊
- 课外活动
- 家中无大事
- 国无小事
- 表扬和批评
- 团结就是力量
- 争取权益
- 男生女生那些事
- 头一次心跳
- 少男少女
- 难忘的假日
- 开门办学
- 突变
- 应变
- 不敢懈怠的中学师生
- 她和她的的辅导老师
- 提高班里的男生女生
- 中学时期的不同故事
- 妒是爱的直白
- 慌不择路
- 船到桥头自然直

第二篇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人妇

- 中学最后一个暑假
- 难舍最是情
- 踏进高校大门
- 物以类聚
- 堤内损失堤外补
- 山雨欲来风满楼
- 放的下的年轻人
- 别久未必情远
- 写在脸上的幸福
- 闺中求援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把心存进愛里
第一次同游
轧马路的年轻人
黄浦江边恋人堤
“碰擦擦”碰上麻烦事
第一堂社会课
池鱼之殃
女人间的争夺战
几人欢喜几人愁
情危
出国热潮
东渡日本
待嫁深闺
天无绝人之路
男人不懂
人生大事
为情所累
他乡第一课
命中机会
弹出去的眼泪

第三篇

人母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女人学驾
一纸婚姻
他国谋生
团圆何止于夫妻
放不下的总归是情
入乡随俗
靠手起家
置了家的女人最安心
拧到一起的那条绳
女人择业仍为家
会发家的男人
走在人前的女子
美人从业之难
成熟与宽容
为率性埋单
工字不出头
河东河西那些传说
新老留学生的故事
窝边之草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姐妹同心之力
小便宜之后的大代价
让父母惭愧的孩子们
寓教于乐得之爱
阑珊灯火日照明

静安区，这个曾是上海唯一不同郊区接壤的城市生活中心，人稠物盛，楼高巷深；车水马龙，堂济市集；晨喧夜歌，灯红酒绿.....

书中那几位如琬似花的女孩，或温柔娇羞，或灵敏活泼；或乐天率真，或细心周到；或善情厚义，或似水缠绵；或勤勉不懈，或卓尔不群——竟都出生于这片万象丛生的土地。从此，她们的人生仿佛走船于雾中，被指引着，被推搡着。她们夹行在拥挤的船道上，费力地辨寻着那忽明忽暗的方向，勤奋地伐向那似近还远的目..... 茫茫然不知所处，不知所为，不知所终？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上海，刚上小学的孩子真多。因为在那个时候的前几年，国家还在提倡妇女要争做“光荣妈妈”，为国家多生一个孩子，多添加一份革命的力量。

故事所发生的地点是上海一个人口极为密集的小区，那里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属于法租界。解放以后，当年一些看着像汉字读起来带洋味的街名，被改成了体现新中国新气象的大名，而上海的许多学校命名大都取自其所处的街道。坐落于乐民路上的那所小学，自然就是“乐民路小学”。由于书中这些小主人公都住在学校的附近，按照政府规定，孩子们将就近申请入学。

在那个文字发展最快也最为平繁的年代，这些学龄前后的男孩女孩，都被光荣地定义为“祖国的花朵”。

第一章 新式公寓

虽然都是“老上海”，且都住得“相邻相近”，但由于历史原因，即使生活在同一个区域甚至同一条弄堂，每家人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条件却千差万别。

故事中所介绍的第一位长得娇小玲珑的六岁女童，大家都喊她“小洁”。小洁家所在的那一片房区叫做“长柏公寓”。在短短六百米长的乐民路上，“长柏公寓”无人不晓。这片同上海许多类似“新式里弄”一起被完整保留下来的“新式”公寓群，建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它们是一大片围绕着中心花园而建的三层砖木结构的连体楼房，每套住宅中水、电、煤气、卫浴样样齐全，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西建筑特色。

居住在那些公寓里的家庭，在过去（解放前）属于中产阶级以上。直到小说开篇的那个年代，除了个别房间被强行分配给他人之外，另加上里弄居委会所占用的几大套办公室，大多数的原住民几乎都还留在那里生活。

小洁的父亲是一位大学教授，虽然早已接受再教育，并同隔壁弄堂亭子间劳动大姐的女儿，也就是小洁的母亲成了亲，但其过去的工作和身份，具当时那一片“摩登公寓”居民的代表性。在那个极其敏感的岁月里，走进相邻的两个门口或走出同一个楼里的居民，常常满脸堆笑地相互点个头，然后便机械地夹紧那些长相类似，内中没有任何实质性物品和用途的包包，快速地钻进自己的家门，或者迈着大步，像被人追赶似地走向公共汽车站。

生活在那里的孩子们倒是从来都没有什么拘谨。小洁在别人眼里是个不善言词的女孩，因为有一个比她大两岁的“总司令”哥哥小清，因此常常会在孩子群中见到她。虽然她惜言省语且不懂任何游戏，却总是笑眯眯地跟前跟后，从不落单。凭着小洁清秀娇柔的长相以及恬静随和的性情，即使哥哥有时会粗心大意，也总不缺少照应她的男孩子。尤其是那个长得最高的成宇，年龄同小洁的阿哥一般大，内心却要细致得多。

长柏公寓的中心公园里原来柏树成林。“备战备荒”的几年里，人们在这片树林的地下挖建了几条横竖贯通的防空洞。在那个岁月中，如此这般的防空洞在上海各个街道的地下都能见到几条。它们设计简单，却很少听说有塌方或严重渗水等现象，足见当时设计者的技术是完全过得了关的。只是可惜了那些材料和人工了，因为自解放以来，从来就没见有一架敌机，曾经在上海人的头顶上出现过；同时各地也丝毫没有多余的物资囤积在内，可以备战时之需。

因此没过几年，几乎所有的防空洞都成了名副其实的“空洞”了。也许用“空洞”来形容不是太过确切：由于它们地势较低，因此往往会在雨天之后，洞内地上或台阶上存有一小快一小快的积水，这些积水处便成了蚊蝇滋生之地。因此，有些质量一般、无人关心的防空洞，便成了蚊子和苍蝇的家。

在治安管理落实到每个里弄的每位爷叔阿姨的年代，随随便便走进一个生活小区的陌生人，都会被一双双“警惕”的眼睛所密切关注。因而，极少听说有较大的刑事案件，发生在人们的周围。像防空洞那类看似有些危险隐患之处，住在附近的孩子们却可以毫无顾忌、毫不胆怯地随意出入并占地为王。

长柏公园地下的防空洞长年不锁，因此便成了周围方圆几里孩子们的一处活动天地。除了那种带着回声的神秘感之外，其最大的优点便是可以遮风挡雨，甚至可以避开家长们的眼目。每天附近学校的学生下课之后，那些父母都是双职工的孩子（大多是男生）便有了自由的时间，他们常常不约而同地聚集到这个地下“工事”门口。嘻嘻哈哈打打闹闹一阵之后，总归有人先出了个点子，再经所有人讨论“领导”点头之后，便开始每日的课后活动。无非是些“斗鸡”，“吃狗屎”，“刮片纸”，“抽贱骨头”，“扑克争上游”，“下棋四角大战”等。有时大家会出去玩“抓人”和“打仗”的游戏：一半学生把从家里偷带出来的长毛巾搭在脑袋两边装扮成日本鬼子，他们的手中提条树干，一路哼着从电影里学来的“鬼子进村进行曲”，然后设法东躲西藏。。。另一半男生则扮作“八路”，同样是提着条棍子，穿行于各条弄堂和巷子中间，到处搜寻和捕获那些“鬼子兵”。。。

每当外头夏日炎炎、里面潮湿闷热的时节，小学生们还有一个更好的去处：附近的各大电影院。

由于当时全上海只有几家高级电影院具备免费的冷气条件（或者是由于里面寥无几人的关系而显得阴凉？），而且顶顶重要的是，每家影院在那么些年里几乎只轮回放映过几个“革命样板戏”。因此，在全国人民对戏里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镜头、每一处细节都倒背如流、耳熟能详的情况下，电影院里座位上的人头就显得稀稀拉拉了。

机灵的“小驹头”们就利用这个便利（反正不管有没有观众，或者仅有几个观众，影院照常开门营业，而且不会停止播映），寻找了几家附近的影院：他们或是等开映之后从虚掩的大门溜进场内，或是同门口的售票员交个朋友，再不行就如小清他们，先把“内急”的妹妹推到前面，引开守门员和电影院领导的注意力，其余人随后悄无声息地一个个鱼贯而入。。。反正那个年代，在影院值班的“纠察”们所特别关注的，只是那几个来影院的空位上，趁着黑暗，配合着电影里面激动人心的节拍，干些人之本性所驱使的“触摸”或者“宣泄”行为。“小驹头”们不懂，但也碰巧撞见了几次，知道那种动作是“下流坯”做的，自己不可以学。

长得雪白娇嫩的小洁每天午睡一过，便同样卡着点来防空洞报到。她的左胸前总挂着那条外婆替她别上的干净小手帕，见到哥哥们之后，又总会有人替她解下手帕，让她垫着坐下，或用来擦拭小手小脸。如此，省却了兄妹两人回家以后可能遇到的麻烦和解释。只要大哥哥们允许，小洁是从来不会放弃参加这类户外活动的。

若大家以为这个女孩子没有自己的主张，随便跟着大哥哥们瞎厮混，那可就看错她了。每天不管孩子们在长柏公寓的中心花园里玩耍多少辰光，小洁却总会在居委会阿婆下班之时，在父母亲到家的十多分钟之前，按时跑回家中。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以后，所有尚留在外的小孩子，都会听到小洁妈妈站在二楼窗前的那声高唤：

“小清啊——回来吃晚饭啦！”

小清是小洁的哥哥。那声召唤是为全区的母亲所代劳的。因为在那个年代，只有出身劳动家庭的，嗓门才可以叫得这么大声。至于小洁父母是否了解女儿每天下午的日常活动，我们不得而知。至少，负责代看小洁兄妹的外婆，从来都没有说三道四过。

每天傍晚随着小洁妈妈的几声长唤，所有玩得忘归的孩子都忙不迭地从防空洞里钻了出来，着急慌忙地从台阶上捡起个人的书包，呼啦一下成鸟兽散。今天没有尽兴无关大乎——明天还是那个地点，玩的还是那些游戏。。。

午睡之后，小洁也同样会按时到达。

第二章 老式弄堂

在长柏公寓的后面，是一整片传统的上海“老式弄堂”。

同“新式里弄”相比，这种当年在上海最普遍的居住群，有着非常明显的不足之处：除了生活空间非常狭窄，房间朝向和格局比较阴暗之外，最最欠缺的是各家各户独立甚至是共同使用的煤气和卫生设备。

没有管道煤气的住家，不管有几层楼高，人们都可以在每户每间人家的门外走廊边，看到一只只冒着黑烟的煤炭炉子。中国人做饭菜“煎炸爆炒”的烹饪习惯，让不熟悉弄堂的外人，感觉几步一煤炉的走道和住家看起来险象环生——实则不然！由于在那个年代弄堂居民人数众多，邻里互相熟悉而且相互照看，倒是极少听说或见到大宗的火情出现过。

每天清晨最早起身的家人，必须记得先将煤炉的风门打开，添上新的煤球或煤饼，才能新煮上一壶热水或泡上昨晚的剩饭。。。生活在煤卫落后食拉不便、人满为患交通拥挤环境下的上海弄堂人，在早晨是来不及做吃食的。因此，不管是新式里弄还是旧式弄堂的周围，天还未亮便会有小贩或早点供应处开张营业了：油条、大饼、豆浆、饭团、包子、混沌，还有面条等等——各类早点不仅一应俱全，且价格大都以“分”为计价单位。从这点上说，老天爷似乎为样样俱备的上海弄堂人提供了不少便利，做了些许补偿。

还有一类特殊的服务现在更是难得一见了：由于上海的人口众多，老式居住区的人口密集，因此便衍生出了许多特别的服务行业——比如那些从苏北农村过来的“剃头师傅”。他们中的许多人有着传统或师传的剃头技艺，但缺乏资金开办定点的理发馆，因此便整天背着一套理发工具（放置在专制的木盒里），沿着一条条街道，穿过一条条里弄，口中喊着“剃头叻。。。”，寻找着自己的客人。

老式弄堂的好处在于，一旦有“剃头”师傅博得了当地几家老人的口碑，那就会在几天里传遍整片区域。以后那位挑担的“剃头”师傅，便用不着再浪费时间和精力，去走街串巷地吆喝了。他只要排上一个周期表，两个礼拜或三个礼拜以后重返那些曾经到过的弄堂。在那里，早就有老有少，将小木凳放在自己的家门口，等待着“剃头”师傅的“光临”了。

除了上门的“剃头”师傅，当年还有一些类似的走街窜巷的小手艺人 and 买卖人等：如修补破碗破锅的，修补木桶家具的，弹棉花的（让被子变得蓬松暖和），收废品旧物的，拿新鲜农产品偷换粮票（见注）的，等等等等。他们也经常光顾小街小巷，特别在拥挤的老式弄堂中间，你来我往，屡见不鲜。虽然如此，这类小手艺人却没有“剃头”师傅那样好的运气，可以按时固定地往来于熟悉的弄堂和街道，服务于相识的顾客及他们的家人——因为归根到底，人之头发是日日增长的物质，不管你是否希望如此，它们就像割不完的韭菜那

样，一茬接着一茬，没完没了地生长，让全人类为着一部分最底层的劳力者们，心甘情愿做着永无止境的贡献。。。

由于住家缺乏卫浴，老上海的弄堂人习惯上私家或公家经营的澡堂子去洗澡，但他/她们不会每天都去。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夏天的早晚，当人们穿行在老式里弄时，会看到许多穿着困衣困裤，脚上踏着塑料拖鞋，手里提着脸盆和毛巾的男女，就在自家门外靠墙的水龙头旁边，梳洗或擦拭着头脸和身子。老式弄堂里的住户之间都非常熟悉，同时由于室内的光线和空间严重不足，也常常会看到妇女老人坐在自家门口内外，洗衣择菜吃饭喝茶。因而，在过往行人的印象中，那些狭长的老式弄堂的砖石地上，永远都是湿漉污浊的感觉。

便桶更是一件令现代年轻人无法想象的生活用具。在没有抽水马桶的老式住宅中，木制马桶和搪瓷痰盂是每家每户所必备的东西。而且，最最让人难以想象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在那些几代同堂或同住的生活群里，人们的吃喝拉撒竟只能迁就于一室之内——难怪在那些闷热潮湿的日子，弄堂人宁可敞开自家大门，将一些自认还“尚可见人”的行为，伸展至公共领域。

住在旧式弄堂里的另一件痛苦，是从从来没有懒觉可以睡足！莫说每天一早在粪车到达之前，先要将隔日的马桶提到弄堂口等待清空和刷洗，就是弄堂里面几乎24小时进进出出人群的说话声关门声，都会淹没你的耳朵。无论是上日班的还是夜班的，似乎每个人都在埋怨，每个人都在期待：有一天可以睡个安稳踏实的美觉。

就是这样的一种居住和生存环境，百多年来始终不变地吸引和接纳着来自全国各地，一拨又一拨的民众。窄小阴暗的老式房子里，总是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住客。

或许是因为住有所值？或许是因为适者生存？

做过上海“弄堂人”的都晓得，那是一个相对安全，却没有任何隐私的地方。

故事中的另一位姑娘李媛媛，同比她小两岁的妹妹，在快到学龄的前几个月，被远在边疆工作的父母亲送回了上海的爷爷奶奶家。这个决定是她们的父母既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接受系统的适龄教育，同时也为了保住孩子们的上海户口，不得已而作出的亲情牺牲。

媛媛阿爷奶奶的家，正是在长柏公寓后面的那一片老式弄堂里。除了阿爷和奶奶，同住一起的还有小爷叔一家四口人，以及同样在外地工作的阿姨的儿子阿宝。因为孙女们要回沪了，老人不得不催着全家，手忙脚乱地将几个房间做了一番调整：楼下前客堂（厢房）原是共用大厅，后厢房是老人的睡房。现在老人在前厅里放了张床，把后厢房让给阿宝住；姐妹两个以后就住在原来属于阿宝的亭子间；小爷叔一家仍然住楼上。这种安排虽然让每户都有了单独的空间，但显然是少了一个公用之处——麻烦必将接踵而至。

媛媛的父母非常疼爱自己的两个女儿。除了每月交给阿爷几十元作为她俩的生活开销之外，临行前还偷偷给女儿留下了一些积蓄：“这些钞票是留给你们作为急用的，不可以让别人晓得”，爸爸妈妈千叮咛万嘱咐：“这些钞票不能用来乱花的！否则到了紧要关头，你们就没有办法了！”

大女儿媛媛小心翼翼地把信封里的钱包在小手帕里，藏在了衣箱的底下，并按照嘱咐连自己的妹妹都没有告诉。在那个年代，作为一名未满六足岁的孩子，箱子底下压着200元的“急救钱”，虽说可以列上同龄孩子的“大款”榜单了，但如何判断“紧要”关头。。。这些钞票究竟是安慰还是负重。。。每个人只能去亲身经历和体会。

来自边疆、长得瘦瘦高高、晒得黝黑透红的脸上瞪着一对美丽的大眼睛——不到两天，姐妹俩在弄堂里名气大振。几乎所有的邻居都已跑来见过面，道过喜了：“多少漂亮的一对小姐妹，李阿姨你们真有福气喔”，几乎人见人夸！

姐妹俩在上海的头几个月里，每天睁圆了两对惊喜的大眼睛，看着来到面前的每一个人，口中咬着各式各样的美味点心，换上了阿姨和大阿姐们送来的漂亮衣裤。她们拉着奶奶的手，不停地向各式各样的客人，用不很熟练的上海话打着招呼：阿娘阿爷，爷叔伯伯，阿姨大妈，阿哥阿姐，小弟小妹。。。

从现在起，媛媛姐妹俩将开始老式弄堂的崭新生活。

*备注：当时城市里的青壮老年不论男女都配给一样的定粮，因此有些以妇女或老幼占主导人口的家庭，会幸运地多出一些粮票。而这些多余的粮票便成了城市人换取农村新鲜鸡蛋和菜蔬等的代用货币。

第三章 花园洋房

新中国成立之前，上海曾被各国列强瓜分，并设立起了相应的租界。除了耻辱的记忆，历史还为华人留下了一些进步和发展的符号与特色。其中各式各样体现不同文化艺术的建筑，便属于上海这个在解放前被誉为“十里洋场”的珍贵历史遗产。

乐民路作为法租界里一个人口密集的居住小区，当然不会少了这一类的西式建筑。紧邻长柏公寓有一条狭窄的弄堂，它的一边座落着两排连体的西式洋楼。洋楼四栋连成一排，中间以一条小走道分隔两旁；洋楼对面是一排平房，平房的门对应着洋房的花园门，距离只有几步之遥。说起这条弄堂的“狭窄”，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在设计这些住宅楼时，并没有打算把它做成窄巷，因为对面所建的一排平顶房子，原本只是这边洋房的停车间。解放后由于人口密度的快速增长以及楼房主人的更替，那些三十平米左右的停车间就成了人们的住家。因而在洋房和平房的中间，就形成了一条超狭超小的弄堂。弄堂之小，可以在两个相对的墙面上拉起一条条的晾衣绳，推着自行车的人们必须歪一下脑袋才能从中间穿行而过。

一排四套的小洋房，具有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法式建筑的特色：前门有个可以见到花草树木的小花园，后面经过厨房还有一个小小的天井；一楼很高是一个带着阳台的长厅，厅的中间可以拉门分隔成前客厅和后饭厅，饭厅和厨房之间还有一道小窗台，专门作递送饭菜之用；一楼和二楼之间有个七八平米的亭子间，亭子间在上海各式楼房都非常普遍，原说是为佣人们所建，因为便于上下楼之间的工作；二楼通常是一大间带阳台的主卧，但有些已被分隔成两个小间；二楼和三楼之间（亭子间之上）还有一个大晒台，作为晾衣服之用；三楼是最典型的欧式建筑，就是那种从屋顶斜面开窗户的结构（大多作为孩子们的房间），这种结构的内部空间并不算矮小，但斜面上突出的窗户，却为单调的瓦顶添加了美观以及人文气息。

洋楼自然是麻雀虽小样样齐全。但即便那些小形的花园洋房原本是单为一个家庭居住而设计，在解放后却往往分租给了几户人家。因此虽然煤电卫浴到位，但在一个楼里的所有住户，必须共同使用那些设施。最后所有人不得不挤在一个极小的使用空间，面对面地尴尬生活。

在人口密集的海，虽然看起来小洋楼比较讨喜，但实际上新式公寓的设计更为合理，因为每个房间的面积较大（几乎都在三十平米左右），可以住上一对夫妇或者一个小家庭。

故事中的第三个主人公晓晴，便生活在这排法式楼房里。他们家不是那个区的原住民。听祖辈说上海解放初期，自家在（伪）新市政府旁边的大洋房被公家占用之后，几经辗转，在父亲工作单位的协调帮助下，全家才搬迁到此安居。

其余的几家住户有早有晚情况各不相同。真正熟悉这片住区的要数小洁的外婆了，她本人居住在洋楼的亭子间里。听说她所住的那个小楼主人原来是一个国

民党军官的姨太太，也是她的同乡。那位太太没有生育而且经常一人独处，因此收留了小洁的外婆和孩子。解放前夕那位姨太太跟着男人逃到台湾，把房子托付给小洁的外婆出租。解放后那些租客基本都在，只是把租金交由了当地的房管所。

小洁的外婆是个勤快的人，平日除了小洋楼里的一点点活计，还包下了周围邻居好几家的杂务。每天来往于各家，使她不仅熟悉这个区域的每条巷子，也把附近的许多家庭及人员背景，打听得一清二楚。当年就是因为看到小洁父亲是个老实人，因此每天把女儿带着一起去小洁奶奶那里帮忙做事。封建思想的小洁奶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在家道尊严的时代，小洁的父亲几乎没有任何反抗甚至想法，便依了母命完成了这桩婚姻。

晓晴跟着家里搬来洋楼之前，几乎没有在家里住过几天，更多的日子是在远离市区的西郊幼儿园度过的。那里曾经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私人住所，花园里有假山和流水，房内夏天有大凉台，冬天有大壁炉。当时许多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孩子，都在那个被改造后的幼儿园寄宿。

幼儿园的老师原先并不怎么喜欢这个娇滴滴被宠坏的小女孩，因为不管是吃饭睡觉还是集体活动，陈晓晴总是不守纪律我行我素。直到有一天在开家长会时，大班的孩子站在那里，怎么都背不完那篇大家应早已耳熟能详的“为人民服务”时，晓晴坐在中班的位置上随口提示了一下，从此便得到了所有老师的关注和特别照顾：中午再也没人会逼着小女生上床睡觉了。。。还可以带着嘴里难以下咽的那口饭到处跑动。。。每天清晨老师闭着眼睛让她不厌其烦地挑选着想穿的衣服。。。

好景似乎从来不长。正当晓晴在那里过得随心所欲了无牵制之时，那个幼儿乐园被戴上了“资本主义温床”的大帽子，同时被没收再次改造成了“工人阶级疗养院”。因此正当家里忙着搬迁之际，晓晴的父母还得四处奔波，着急慌忙地把女儿的西郊户口迁回上海市区。

除了那些被出租的小楼，其他住在花园洋房里的独门独户，前有院墙后有铁门。平日里基本双门紧闭，互不往来。

不得已回到家里的晓晴，白天只有奶奶同她相伴，自然如鸟进笼度日如年。心疼自己孩子的母亲，特地从同事那里给她找来了一只小鸟，希望可以让原先觉得人生还不如小鸟的晓晴，增加一点生活的乐趣和陪伴。那个礼拜天的大清早，女儿醒得非常早。她几乎一睁开眼就起身下地，接着往楼下跑，旋开了父母的房门，用小手把还在熟睡的爸爸摇醒：“爸爸，爸爸——你不是答应过我，今天要去买新的鸟笼子吗？”

走在人声鼎沸的花鸟市场，晓晴简直目不暇接，可谓举步维艰。刚刚停留在一个美丽的鱼缸前面不舍得离开，那边可爱的小狗又在召唤她了。。。中午过后，当晓晴的母亲再次见到那对父女时，只见家中除了她所领养来的那只小鸟，又增添了一只小乌龟，两条小金鱼，以及一对小花猫。

这下子可了不得了，虽然母亲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但奶奶却是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啊呀，这么多动物养在家里！你们上班的时候，谁来照看它们呐？”

晓晴一叠声地再次下着保证，虽然之前在花鸟市场她已一再向爸爸作过承诺：“我自己会好好喂养它们的，不需要你们大人来管！”

如愿以偿的晓晴从此得出一个结论：以后但凡出门“办事”，一定选择跟随父亲。

学龄前的那段日子里，除了照顾她的那些“室友”之外，陈晓晴每天下午还有一个消遣，就是站在二楼的阳台上，把眼睛贴在栏杆的缝隙之间，关注着对面平房里外的动静：她感觉对面的空气是那么地自由，传来的话语声是那样的清晰。。。。。。那里的大人总是那么地忙碌，外面的孩子又是那样的自在。。。。。。